

水仙辭

保羅梵樂希著
梁宗岱譯

卷之四

四庫全書

民國二十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
民國廿二年一月再版

水仙辭（全一冊）

◎〔定價銀四角〕

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

譯 者 梁 宗 岱

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

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海棋盤街 中 華 書 局

分 發 行 所 各 省 中 華 書 局

(6152)

獻呈

劉燧元

他比我更適宜於翻譯這詩的

宗岱 一九二八，夏間。

朝飲木蘭之墜露兮

夕餐秋菊之落英；

採芰荷以爲衣兮

集芙蓉以爲裳

——錄屈原離騷句？

（一）La Morte di un Poeta（詩人之死）（1872）

（二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3）

（三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4）

（四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5）

（五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6）

（六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7）

（七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8）

（八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79）

（九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0）

（十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1）

（十一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2）

（十二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3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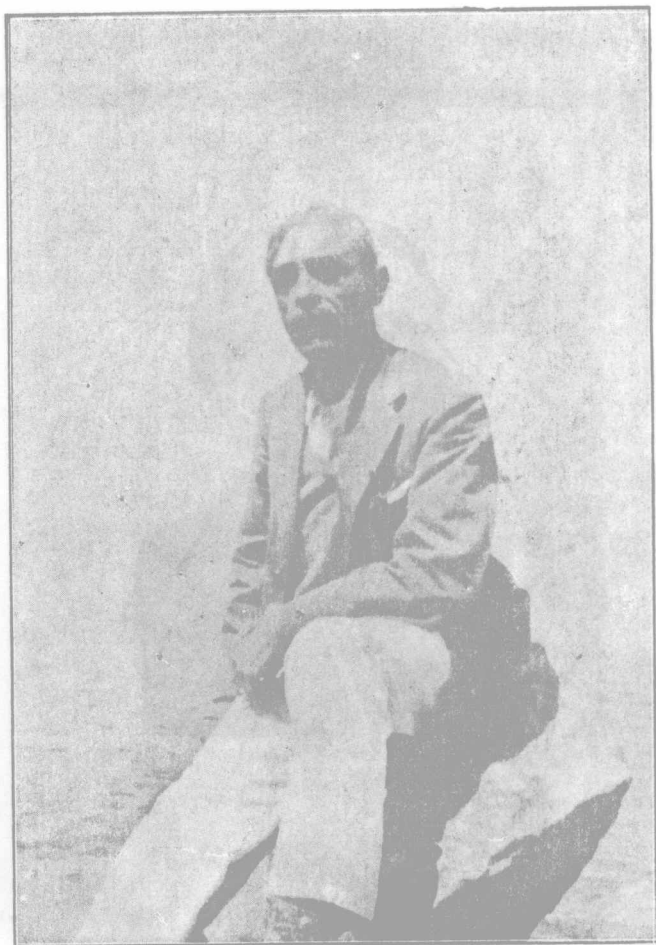
（十三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4）

（十四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5）

（十五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6）

（十六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7）

（十七）Il Poeta e la Morte（詩人與死）（1888）



像 肖 生 先 希 樂 梵



Paul Valéry.

水仙，原名納耳斯梭，希臘神話中之絕世美少年也。山林女神皆鍾愛之。不爲動。回聲戀之尤篤，誘之不遂而死。誕生時，神人嘗預告其父母曰：「毋使自鑑，違則不壽也」。因盡藏家中諸鏡，使弗能自照。一日，游獵歸，途憩清泉畔。泉水瑩靜，兩岸花葉，無不澄然映現泉心，色澤分明。水仙俯身欲飲，忽覩水中麗影，綽約嬋娟，凝視不忍去。已而暮色蒼茫，昏黃中，兩頰紅花，與幻影同時寢滅。心靈俱枯，遂鬱鬱而逝。及衆女神到水濱哭尋其尸，則僅見大黃白花一朵，清瓣紛披，掩映泉心。後人因名其花曰水仙云。詩中所敘，蓋水仙臨流自吊之詞；卽所以寓詩人對其自我之沉思，及其意想中之創造之吟咏。神話特詩人藉以抒寫本意之象徵而已。

保羅梵樂希評傳

當象徵主義——瑰豔的，神秘的象徵主義在法蘭西詩園裏彷彿繼了澤歌的浪漫派，客觀的班拿斯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後，忽然在保羅梵樂希底身上發了一枝遲暮的奇葩：它底顏色是嫵媚的，它底姿態是招展的，它底溫馨卻是低微而清澈的鐘聲，帶來深沉永久的意義。

文藝界有一種傳統的誤解：偉大的藝術家，必定是從窮愁中產生的。所以我們意想中偉大的詩人，不是潦倒終身，就是過一種奔放或流浪生活的人。固然，深沉的悲哀，有如麝蘭底一縷芳馨，往往引導我們深入人生底花心；到了淚咽無聲的絕境，我們便油然生打破沉默的意念。然而有一

派詩人，他底生命是極端內傾的，他底活動是隱潛的。他一往凝神默想，像古代先知一樣，置身靈魂底深淵作無底的探求。人生悲喜，雖也在他底靈臺上奏演；宇宙萬象，雖也在他底心鏡上輪流映照；可是這只足以助他參悟生之祕奧，而不足以迷惑他對於真之追尋，他底痛楚，是在煙波浩渺中摸索時的恐懼與徬徨；他底欣悅，是忽然發見佳木蔭蘿，奇獸繁殖的靈嶼時恬靜的微笑。

可是倘若他只安於發見而不求表現，或表現而不能以建築家意匠的手腕，音樂家振蕩的情緒，來建造一座能歌能泣的水晶宮殿，他還不過是哲學家而不是詩人。詩：象一切藝術一樣，固可以寫一刹那的感興，瞬間的哀樂。但是詩，最高的文學底使命，僅止於此麼？夜草底潛生，泉心的霽月，死的飛禽，纍纍下墜的果，以至嬰孩底悲啼，睡女胸間停勻的起伏：

一般詩人所不勝眷戀縈迴，歎息吟咏者，對於我們底詩人，卻只是點綴到真底聖寺沿途底花草，雖然這一花一草都爲他展示一個深沉的世界；卻只是構成巍峨的聖寺的木石，雖然這一木一石都滿載無聲的音樂。

神話底時代——無論希伯萊的還是希臘的——過去了，頌讚神界底異象和靈蹟的聖曲隱滅了；英雄底遺風永逝了，歌詠英雄底豐功偉業的史詩也銷歇了：人類底靈魂卻是一個幽邃無垠的太空，一個無盡藏的寶庫，讓我們不斷地創造那謳頌靈魂底異象的聖曲，那歌詠靈魂底探險的史詩罷！

保羅梵樂希 (Paul Valéry) 以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生於法國底舍提 (Sette)，一個濱臨地中海很小的卻四方雜處的城。他底父親是城裏的統稅局員，母親是意大利產。他底祖先多是海員，到了他底父親才從法屬地中海底哥爾司島 (Corse) 移來，島中居民，至今猶有保存古希臘底遺風的。

如其土地與血統對於文藝天才有相當的影響，我們可以說，梵樂希底先天已決定他是那一種天才了。

他底童年全被囚禁在城內的中小學校裏。他唯一的消遣，就是從校舍底窗口仰觀那一碧無際的天。俯瞰那比天還要蔚藍的晴波萬里的海，和天上的流雲，海角的沙鷗，出沒的船隻。可是對於這想像豐富的，雖然據他自己說是庸碌的小學生，這茫茫的天海之交，已足使他默識宇宙底曠邈了。

• 考取了學士學位之後，他便到鄰近一個大城蒙伯利（Montpellier）省立大學肄習法律。但他所孜孜不倦的，不是法律底研究而是讀詩與遨遊——曾經到過地中海沿岸，到過風光明媚的南方的讀者，便知道他底詩怎樣地浸潤着地中海波光濤語，麗日金星，和檸檬橄欖底甘芳，月桂與長春底綠影：是的，那在上晶朗而終古凝定的青天，在下永久流動的深不可測的碧

海，正是他一切作品底共通德性底徵象。

有誰不信重大的收穫往往出於偶爾的機緣麼？舍提與蒙伯利之間，有座名叫瑪格龍尼（Maguelone）的古寺，是二世紀傳下來而屢經修葺的。寺在古樹叢中，綠陰深處，一半已圯毀不堪了，一半還好好地保存着留給遊客看。寺頂有些婆婆的異樹，爲法國所不常見的。據說是鳥兒從非洲帶來，不經意地遺下的種子。現在遂爲該寺一種奇麗的點綴。梵樂希所以能在詩界有偌大的貢獻，爲法國詩壇，不，世界底詩壇放一異彩，也可以說是偶然的。他最先曾一度作海軍將校夢。幸而學校笨拙的教授法使他和數學格格不相入，才不得已把這場惡夢割棄了。在蒙伯利習法律時，他對於文學雖表示極端的熱忱，但他只以欣賞自足，毫無執筆底衝動。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的五月，在蒙伯利大學六百週紀念會上，他和一個來自巴黎的青

年底邂逅，才決定了他對於文藝界永遠的使命。

這巴黎的青年便是日後有名的熱烈的肉戀底謳歌者，法國近代有數名著卑列提斯之歌 (*Chansons de Bilitis*) 與婀扶蘿嫡蒂 (*Aphrodite*) 底主人彼得魯易斯 (*Pierre Louys*)。這兩位青年——一個溫文爾雅，雙目澄碧如藍寶石，一個爽直，真摯，衣裳楚楚——會晤才不過十分鐘，露俄，波特萊爾，瓦格尼 (*Wagner*)，和廉布 (*Rimbaud*)，魏爾崙馬拉梅等名字從他們底會話中流過了，便站起來手挽手大踏步走着。他們底親暱，使旁觀者都不勝驚愕。未幾便在人海中散失了。梵樂希從學校回到軍營之後兩日——那時他正在軍役——前事差不多全置諸腦後了，忽然接到一封字蹟雄麗的洋洋數十頁的長信，裏面所載的不消說都是一千八百九十年間一個努力文藝者底信條。翌年梵樂希在蒙伯利大學取了法學碩士底學位，便決計離開他底風

和日麗的故鄉，來到法蘭西底京都，新世界文藝底中心點巴黎。

這時候浪漫主義底餘威，已消滅殆盡。以文學界底拿破崙自居的露俄，也像不可一世的拿破崙一樣，一倒而不能復起了。散文中左拉及其自然主義底黨徒，和環繞着勒孔特李爾 (Leconte de Lisle) 的一般班拿斯派的詩人，正如熒熒的星座，輝映於文藝底天鈔。可是，自然主義也好，班拿斯派也好，黃金中已現敗絮，燦爛中已呈衰象，高唱凱旋的歌裏，已隱約地露出力竭聲嘶底徵兆。文藝底空中，大眾開始聽到一陣新奇的歌聲，萬千空前的曲調，有如一座神秘的幽林底颯颯微語，它底呻吟，它底回聲，甚至它底譏誚，都充滿了預言與恐嚇，使當時文壇底權威愜愜然預感他們底末運。表面上看來，那一般青年詩人底言行，至少在當代人底眼光裏，不免調侃與嘲諷底嫌疑。其實他們態度之嚴肅，求真求美的熱誠與懇摯，

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，沒有與之比肩的。這時候，那些青年詩人所宗仰的目的物，已由魯俄，由勒孔特李爾，而轉移到已死的惡之花底園丁，和尙存的馬拉梅與魏爾崙底身上了。

這三個新領袖底名字，在我國文壇，總算有相當熟悉的了，雖然我不得不趕緊加一句：關於他們底介紹——波特萊爾還比較好些——直到現在還是片斷而不正確的。但這也難怪，馬拉梅底偉大，就是在他本國，也是近年才給大衆完全公認的。魏爾崙那種淺顯，深刻，沉痛，婉妙，蟬翼一般的調子，又給一般無聊的詩人（？）糟蹋得不成樣子了。——言歸正題罷！馬拉梅與魏爾崙，雖同是當時青年詩人底老師，他們底生活，他們底藝術，卻幾乎都處極端相反的地位。前者是循謹和藹，嚴肅有儀的中學教員，後者卻是放浪無行，布希米人一樣的生活。前者底詩是要創造一個比現世更純